

下载封面新闻APP / 分享更多惊喜



曲罢人不在 余音尚飘空(下)

——记蜀中琴家何朝现先生



□王铁军 文/图

一年秋季假期的一个下午，天气暖和我们约何朝现老师到一个茶园饮茶聊天，老师突然笑嘻嘻地说：“嗨！今天有空，天气也好，你们以前就想知道你们师爷的情况，我就给你们摆一下，想不想听哇？”我们兴奋地说：“哦！想听听！”老师呷一口茶慢慢地说，“我老师叫侯作吾，四川人，那真是位古琴大师和琴学家，中西音乐修养都高，博学多才的大文人。嘿！琴弹得好哦！凡是听过他弹琴的人没得哪个不赞赏佩服的。”

壹

断弦必拂袖而去

老师的话，使我想起1991年都江堰市成立青城山“张孔山纪念馆”时，中国音协主席吕骥的讲话。他开场就说：“我记得1960年有一次我在四川音乐学院听了一场音乐会，那个弹《流水》的侯作吾先生真是把我‘弹’服了。神态、风度、手势之美，技术之娴熟，简直是炉火纯青，把个《流水》音乐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哟！那真是又饱耳福，又饱眼福了！”

“侯老师脾气‘怪’，生活、穿着不讲究，一个布挎包稀烂，装的就是书、茶、药三件‘宝’。但一上台，一弹琴，嗨！简直变了一个人，阳光得很哟！每个人都想跟他学琴。但他就是两个态度：一是劝你不要学，说学这个没有前途；二是不表态，随你咋个缠就是不理你。”

何老师喝茶，继续讲：“侯老师教学非常严格认真，从手势、坐姿、面部表情、台风、琴曲表现力等，要求都很高，达不到他的要求你就休想下课。他说‘平常练习要和上台表现一样，都要求进入状态’，只要你上课走神，没有好的精神状态，他马上就叫你不要弹了，回去休息。如果你不听还在那儿弹，他马上转身走人。他还有个‘怪癖’，也可能是心理上的一种‘忌讳’，不管是他弹琴还是教学时学生弹琴，不管是在台下还是台上演出，只要一断弦，他转身就走。有一次在音乐学院音乐厅演出，还请了很多领导到场观看，听说是审查节目。他弹《流水》正高潮时，突然啪一声断了根弦，他当时一愣，脸一沉，两秒钟后起身拂袖而去！侯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。”

稍停，老师脸色一暗，眼眶有些湿润，叹口气道：“唉！可惜！都是病魔害了他哟！”

关于师爷的病，李星棋先生曾对我说：“你师爷琴弹得好得很哟！就是孤傲得很。身体也不好，脾气又怪，一间屋子脏乱差占齐了。拿把扇子煽炉子烧开水，一屋都是烟子，造孽得很！我也正跟他学琴，他只是给我指点了一下，没有正式教我。为啥子又教你老师呢？你问他才晓得。我听说当年侯先生调到四川音乐学院来，是中国音协主席吕骥给川音院长常苏民写信说：‘侯作吾调来你院，请你安置一下，能安也得安，不能安也得安。’不知他当时来成都是不是为了治病。赶上上世纪60年代头两年，困难时期造孽哟！那时你老师为了照顾他就把他接到家里去住。”



参加在宜宾江安的国立剧专校庆活动合影。前排左二左三分别为：何朝现、王永梭。

贰

琴痴的一桩买卖

关于师爷的傲气，川派古琴家何明威先生曾回忆说：“你们师爷就是傲慢得很，我听好多人说他们想跟侯先生学琴，结果是随便你咋个缠，他看也不看，理也不理。你们老师运气好啊，困难年间，侯先生住在他家里，听琴学琴好方便。我听你老师说，侯先生喜欢川剧得很，那时你老师是成都市川剧团办公室主任，每周六就请侯先生看川剧，他高兴得很！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收你老师为徒，尽心传授琴艺，而你老师也得真传。看你们老师的代表曲子《忆故人》《流水》《醉渔唱晚》，弹得好巴适。你师爷是个‘琴痴’，生活方面不修边幅，像个活济公，可是对琴像爱护‘先人板板’一样。每次取出琴来都是一尘不染，亮锃锃的。听说抗战时期躲日本飞机轰炸，一听拉警报，他啥都不拿，只背琴进防空洞。”

“还有个故事笑人得很。有个旧军人名黄度，解放前是个团长，也是古琴爱好者，常常肩挎‘盒子炮’、怀里抱古琴，听说他有张好琴，侯先生放下架子，收敛傲气，亲自登门拜访，试弹后爱不释手，想请他转让，黄拒不相与，先生再三苦索而不得其允。无奈之下，请出诸多与黄度交好的朋友说情勉强答应。最后以20元成交，黄度仍依依不

舍。得手后，侯先生说‘这里太嘈杂，你们喝茶，我到外面清静处弹一下’，于是抱琴出厅，回见黄度进里屋的瞬间，飞快跑到街上，叫一辆三轮车跳上去，忙叫车夫快走！这时，你老师怕侯先生出事，急忙跑出去看，哪晓得他坐在飞奔的三轮车上急吼道：‘你跟出来做啥子？快进去把他稳住，就说我弹几下就回来。’黄度见侯先生不在外面弹琴，忙问其故。你老师忙说他嫌这里太闹，抱远点去弹，等会儿就回来。黄度已明其意，笑道：嗨！这个‘疯子’，生怕我不卖了，算了，由他去吧！”

“后来，你老师问侯先生为啥那么急，抱起琴就跑了？侯先生答：‘哼，不跑？你看他那一副舍不得的样子哦！我生怕他反悔，还是三十六计跑为上，拿回来稳当些。’侯先生因为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还是决定回上海，走之前把其他琴都给了四川音乐学院，只带了黄度卖给他的那张古琴。你老师送侯先生到火车站，侯先生很悲凉地说：‘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照顾，成都我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。难得我们有缘师生一场，你有啥子要求尽管说，我能办到的一定为你办到。’那时，你老师缺琴，就想要张琴，但在那种情况下实在难以启齿。”



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音乐学院“怀园”，成都琴家、画家、音乐家、学者合影。

叁

35元的演出费

关于师爷的故事，还有很多。川派古琴家江嘉祐先生常对我说：“侯先生是学西乐的，又是教美术的，学养很高，古琴确实弹得好。有一次我和他同坐一辆车到工厂演出，在车上我试着说想跟他学习弹古琴。他说：‘年轻人，不要学这个，这门艺术磨人得很，会影响你的前途的……就这样把我推了。有一年我夫人去上海演出，顺便看望吴景略先生，听吴先生说，侯老已经去世了。我们知道后都感到很悲伤、惋惜！吴先生说，侯兄这个人和我交往很深，就是个性太强，又傲气，一辈子不愿求人，不愿意麻烦拖累别人。他临死前独自一人跑到上海远郊的一座山上躲起等死。我知道后去把他背下来，强行住进医院，不久在医院去世。”

听了师爷的往事，我们都觉得很伤感。一个人身后能被长久怀念，一定是缘于他生前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魅力。

1986年秋的一天，老师对我和蒋银芳说：“我的母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期间曾迁到四川江安县，今年江安县政府和校友会、纪念馆要举办纪念活动，其中有三场演出要演唱抗日曲目。我给你们报的男女声独唱和二重唱。演出费是每位演员每场35元……”这次演出最后只演了两场，演出费是每个演员每场20元。回成都后，老师一直难以释怀，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：“这次活动你们辛苦了，天气又热路又远，条件也差，老师对不起你们。经济上没有兑现我心里一直歉然，我这次的演出费就不要了，再用我的工资凑够之前对你们承诺的数额，希望你们不推辞不介意好不好？”

我们听后惊得目瞪口呆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这么热的天，老师带病领我们去参加活动，哪个在乎报酬多少？我和蒋银芳坚决不要。老师很为难地说：“哎呀，我反复考虑过，是真心诚意的，你们这样推辞不接受使我很为难嘛，我本来就感到内疚，它会成为我不解的‘心结’。”我们忙说：“老师千万不要这样想，爱护身体最重要，‘心结’问题我们会为您化解的，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”

肆

最后的礼物

老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起先还能坚持到医院注射胰岛素，后来行动已困难，就在家里自己注射。糖尿病后期引发多种并发症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们每次去看望他时，他都叫我们弹琴要，还坚持给我们指导，十分尽责尽心。最后一次我们去看望他，他说：“你们弹琴嘛！自弹自唱也行。我现在不能弹了，也不能作示范。但还可以听，可以给你们说一下嘛！”

我们说：“老师好好养病，不要为我们操心，等您病好了再说。”老师说：“你们弹吧！其实我是想听你们弹，想听你们唱歌！”

为了不负老师之意，我们轮流弹唱。未了，老师突然长叹一声：“唉！对不起你们哟！老天不让我再教你们了，真是抱歉得很！我想现在就给你们推荐几个能教你们的琴家，然后由你们自己来决定……”

我们忙说：“老师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请您安心养病，等以后再谈此事。要是以后老师不教我们了，我们自己会解决好的。”

老师点点头：“嗯，那也好，既然你们能自己处理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只是希望你们能找到德、艺都好的老师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老师说话很累，脸色也不好。停了一会，慢慢对我说：“铁军，你把这个箱子打开，里面是你们师爷和我的所有琴谱，一份是原件，另两份是复印的。你是大师兄拿原件，复印件给你们（蒋银芳、何育秀）一人一份。你们不要多心哈，老师没得偏心。其实复印纸经试些（结实耐用）。”我们都笑起来，“老师好细心，我们服从分配。”

老师有些气紧，我们帮他翻了身子，把头垫高。他侧着身子接着说：“还有一件事遗憾得很啊！我原计划送你们每人一张琴，因为这个病好多药报销不了，只有把几张古琴拿去贱卖了医病，有张很好的‘秋啸’琴还被人骗去了。唉！气人得很，我的心愿也不能实现了！”当时，我们感到老师已预感身体难以康复，而在安排后事了。

斯人已逝，留给我们的只是美德与悠悠琴韵。每每清明，常怀念老师，拟作一首《清平乐·忆怀师恩》以寄托无尽的哀思：

“德艺双馨”

无愧于此称。

上承大师侯先生，

下传不记艰辛。

遗恨病魔折体，

自责未尽师义。

师徒情谊笃厚，

一曲“故人”常忆。